

醫林薈萃

沙孟海題



浙江省中醫研究所編



医林荟萃

—浙江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选编第三辑—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编

浙江省卫生厅

前　　言

《人民日报》为卫生部召开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发表社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一文指出：“提高祖国医学水平，促进医药科学的发展，首先应当重视祖国医药学遗产的继承，既要重视传统医药经典的继承，又要注意名医学术经验的继承。”“当前，更应当抓紧名医学术经验的继承，勿使失传。”整理总结名老中医、老药工的学术经验，是当前中医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加快中西医结合步伐的重要措施之一。

浙江历代名医辈出，学术流派源远流长，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我们将协同各地有关部门对本省近代中医流派和著名老中医、老药工的学术经验进行整理总结，并编辑《医林荟萃》，分期刊出，内部交流，以供临床、教学和科研参考。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过程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编　　者

陈良夫学术经验专辑

编写说明

一、陈良夫系我省近代名医，浙、苏、沪一带颇负声誉。惜生前诊务繁忙，无暇著作，仅存《颖川医案》十余册及部分门诊处方录，为门人孙凤翎、徐石年、陈昌年等随诊记录，抄传已久。部分医案由秦伯未先生收入《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一书中。陈氏行医三十余年，门墙桃李，代有传人，其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对后世有着一定的影响。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整理总结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和嘉善县卫生局共同对陈良夫学术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二、在整编过程中，我们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力求客观、准确、科学地反映出陈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重点突出陈氏的学术特点和规律性的东西。

三、本辑内容分陈氏生平事迹和学术源流；陈氏学术思想探讨；治疗经验选介；医论拾要和医案选编五部分。其中“医论拾要”系将陈氏临证医案中的一些见解原文摘辑而成，以体现其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原貌点滴。“医案选编”一百余例，每一案后，扼要以按语形式附以编写者的初步体会和看法，尚很粗浅，仅供阅读原案时参考。

四、本辑由省中医研究所文献组和嘉善县卫生局《陈良夫学术经验整理小组》陈可南、徐涌浩、张家骁、熊国治、吕直等医师参加整理编写。限于我们的水平，尚不能将陈氏

的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全面地反映出来，其中某些片面认识以至错误之处，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以冀今后加以完善。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
浙江省嘉善县卫生局

一九八〇年十月

目 录

陈氏生平和学术源流.....	(1)
学术思想探讨.....	(5)
治疗经验选介.....	(26)
医论拾要.....	(55)
医案选编.....	(65)

陈氏生平和学术源流

生平简介



先生姓陈，名士楷，字良夫，自号静庵。明·文洁公裔孙，世居浙江嘉善县魏塘镇。生于清同治八年十月四日，卒于民国九年十二月七日（公元1868—1920），终年五十有二。祖锡光，父仪吉，均从事教育工作，亦知医理。陈氏少怀远志，读书颖悟，学以勤奋，每至半夜方休。清光绪十三年（十九岁）中秀才，后弃儒习医，从同邑名医吴树人先生游。树人先生勉以良医功同良相，为人群造福，并授以祖师张希白、吴云峰等著作。陈氏皆亲自抄录，朝夕诵读。更能博览吴氏藏本，于《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深得奥旨；对刘、李、朱、张四大家融会贯通，颇为推崇。在临诊之际，手录树人先生医案（《延陵医案》）数册，时时温习，探其精微。悬壶不久，已崭露头角，声名日噪，求治者踵趾相接。远近慕名而来延请者，以嘉兴、平湖、金山、上海等地为多，其

审证立方，每有独到之处。逢会诊，同道必推其执笔，陈氏才思敏捷，长篇累牍，一挥而就。述病因、阐病机，引经据典；立治法、选药方，贴切攸当，且文字通达，为病家所膺服。复诊时，出示原方，密点双圈，几乎通篇皆是，传为美谈。

陈氏行医三十年，名盛当时。及门弟子，先后近三十人。桃李成荫，遍于浙沪一带，传其衣钵，亦有声于时。惜生前诊务繁忙，未暇著作，所遗《颖川医案》十二册，为门人孙凤翎、徐石年、陈昌年等随诊记录，后由其子陈可南整理而保存至今。其中部份医案收入秦伯未先生《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解放后，中医学院教材亦有采用先生医案。前浙江中医专科学校校长范耀雯先生曾为其亲笔品题“国医导师”四字，评价很高。

陈氏是一位学验俱丰，有较高造诣的一代名医。生前宿愿，满拟利用晚年，把一生经验毕诸于书，不幸患病，未竟其志而逝。但其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通过门人及后世医家，流传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学术源流

陈氏学验俱丰，名噪当时，除了本人刻苦钻研，笃于实践外，与其学有渊源，师出名门也是分不开的。陈氏受业于同邑名医吴树人。树人师承家学，父云峰之师张希白及祖师陆兰坡等均为清代沪浙一带医林中俊才。

张希白，名仁锡，清嘉庆道光时人。原籍江苏青浦，后定居嘉善魏塘镇行医。精于诊切，著有《夺锦琐言》、《药

性蒙求》、《痢症汇参》、《医案》、《医论》等书。

吴云峰，嘉善魏塘人。医学深邃，弱冠从七汇张希白游，尽得其传。长于杂证，且颇有研究，著有《证治心得》十二卷刊行，嘉属一带为医者，治杂病咸宗其法。

吴树人，云峰先生弟子也。幼承家学，医理通达，经验丰富，名驰浙苏沪一带。青浦名医陈莲舫甚为推重，尝与嘉善来求治者云：“嘉善有吴树人先生在，富有学识经验，不必舍近而图远”。云峰先生《证治心得》一书，树人与两弟（调卿、寿田）均悉心参订。

陈良夫先生为树人先生之高足。长于时症，亦擅调理。对太夫子吴云峰《证治心得》一书，用力最勤，深有所悟。以为此书精于杂证一门，搜罗丰富，取材精当，尝嘱其门人曰：“如能精读此书，胜读他书数十部，杂证治法，得其要矣。”故陈氏临证得力于此书者颇多。吴云峰在《证治心得》一书自序中说：“此书意旨半出古人，间有张师（编者按：即张希白）论说及半生临证所得，为之补缀成此”。可见《证治心得》一书系吴氏临床经验和理论的总结。吴云峰在序中指出：“七情六气为杂证所必兼”。这一学术思想对陈氏影响尤大，其治疗杂病，极重视七情六气，对杂病中之肝病，更为擅长。此皆与师承渊源有关。

至于温病时邪，陈氏则推崇叶、薛、吴、王诸家。对其著作，朝研夕览，融为己之血肉。尝谓其门人曰：“《内经》之营卫气血，言其体则为气血，言其用则为营卫。叶氏之营卫气血乃列其证、言其位也，治法不外乎宣通表里、分达三焦，以引邪外出。”可谓得其奥旨，要言不烦。

其用药以轻灵、清凉见长。盖谓辨证正确，方药贴切，

轻剂同样取效，且少流弊，以其受河间“主火”、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思想影响故也，且其临证又以温热病晚期病人为多。在杂病调理证中主张以薄味调养胃阴，故用药偏于清凉。其弟子受其熏陶，亦善用清凉养阴之品，因此在当地被同道誉为“养阴派”。

陈氏门人弟子，先后近三十人，布及嘉善、平湖、嘉兴、上海等地。门人孙凤翎，曾参予《证治心得》付梓时的整理校对工作；侄陈昌年，尽得其传，年岁尚青，医名即盛，亦以时证及肝病见长，行医近六十年，为嘉善近代医林之耆英，解放后，在党的中医政策的鼓舞下，晚年又承办中医学徒班，使陈氏医脉代有传人，为发展、继承中医事业作出贡献。

学术思想探讨

对阴阳学说的认识和应用

阴阳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贯穿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历来奉为医家之圭臬。陈氏能够学验并茂，积有丰富之临床经验，首先是和他谙悉《内经》，通贯阴阳，得其要领，娴熟其用所分不开的。陈氏不仅能正确理解这一学说之精神，用来阐明人体生理和病理，且能深刻地洞悉其变化规律，用以指导临床辨证和治疗用药。兹就其对阴阳学说的认识和应用，探讨如下：

1. “阴阳本相抱而不离”，两者互为其根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内经》阴阳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律。陈氏在实践中加深了对这一规律的认识，他认为阴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任何一方不能脱离另一方面而单独存在，各自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所以他形象地说：“人之阴阳，本相抱而不离。阴欲下脱，阳上吸之则不脱；阳欲上浮，阴下涵之则不浮。”同时又指出：“人之阴阳本互为其根。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之与阳宜相济而不宜相胜……”；“人生阴阳本互相为用，阳主护外，阴主

荣内。阳即气也，阴即血也。”因此在论述病理时，陈氏也从阴阳失去相对平衡上着眼，认为“阴不足则阳上升而致病，阳不足则阴内胜而致病。”“阴与阳宜相济，而不宜相胜，若稍有偏胜，变端即由是而生。”“阴亏不能涵阳，则阳上升而无制；阳虚不能化阴，则阴盛而生寒……”指出阴阳某一方面的偏衰、偏胜是导致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内经》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陈氏能把握住“阴阳相抱而不离”的关系，并清楚认识到阴阳的偏胜偏衰，即阴阳平衡的失调是导致疾病的的根本原因，亦就把握了阴阳学说之核心，可谓得其要领。

2. 辨阴阳洞察入微，从抽象到具体

《内经》云：“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陈氏在临床中不停留于阴阳一般的泛泛之说，而是明辨入微，化抽象为具体。

如对阳之辨析，分表阳、中阳、真阳。他说：“人之阳气约分三种，卫护于肌表者，谓之表阳；健运于中州者，谓之中阳；内寓于肾脏者，谓之真阳。”还指出“在表之阳，肺气所主；胃中之阳，应乎卫外；在里之阳，脾肾所司，所以互相承继而运行不息者也。”

对阴之辨析，他说：“津、精、汗、血、液，诸般灵物皆属阴。”“肺胃之阴，津液也；心脾之阴，血脉也；肝肾之阴，真精也。”从脏腑上把阴阳具体化。

“风与火皆属阳邪，水和湿皆属阴邪。”此从邪气方面把阴阳具体化。

“言其体则曰气血，言其用则曰营卫。故气属阳，所以

完我之神者也；血属阴，所以造我之形者也。”此从营、卫、气、血上把阴阳具体化。

陈氏认为辨证之时，不能停留在笼统阴证、阳证之辨，治疗不能停留在单纯阳证用阴药，阴证用阳药的阶段上，必须进一步辨清脏腑、气血、寒热、虚实之阴阳，方能做到洞中肯綮。虽皆是阳虚、阴虚，但由于脏腑不同，投药迥异，如说：“肺胃之阴，津液也，非清润无以复已耗之液；肝肾之阴，精血也，非滋腻无以救内损之精。”明确指出了同是阴虚，而用药也有所不同，寥寥数语，透彻入微。

总观陈氏留下的大量医案中，清楚地看到阴阳学说象一条主线贯彻在他辨证论治的整个过程，从察病探因，到析理论治，无不寓阴阳在其内。对阴阳学说能够洞悉其奥，娴熟其用，这是其学术思想方面一个重要的特色。

阐病论治 悉本脏腑

脏腑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精髓，也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尽管临幊上病有千种，症有万状，皆系脏腑病变之表现。离开脏腑去侈谈阐病论治，岂非是“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陈氏认为，无论内伤、外感或六经、八纲，“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最终都要归结到脏腑病变上来。陈氏对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内在错综复杂的关系，虽谈不上“如饮上池之水”，洞见肺肝，但也了若指掌，做到历历分明。在外感温热病中，陈氏能把脏腑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渗透一起，贴合一起，纵横交叉，经纬并用。在内伤

杂病中，几乎对各脏皆有较深刻的阐述和独到的发挥。

1. 土贯五行，发育万物，人以胃气为养

《素问·太阴阳明论》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灵枢·五味篇》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于胃。”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进一步阐述说：“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由生也。”陈氏继承了《内经》的思想和李东垣学说，提出“土贯五行，发育万物”的论点。他说：“土贯五行，发育万物。东垣专主治脾，以培后天根本。诚以人之真气，出于中焦。若脾土馁弱，则食易滞，湿易聚，分利无权，而中州之关键为之不利。故治之者，首在运中升阳，以培根底。”认为“人之气出于中焦”全赖于脾，盖“饮食之精气得脾气以鼓运，即成生生之气”，寥寥数语，精辟地阐述了“脾为生气之源”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陈氏又认为土之所以贯五行而育万物，除了“生气之源”外，还和脾胃居于中焦，为升降之枢纽，出入之主司所分不开的。故他亦推崇叶天士有关脾胃学说，认为：“脾胃虽同属‘仓库’，但其性各异，脾为太阴之脏，恶湿喜燥。燥则脾之清阳之气上升以煦心肺，心肺和煦则下济肝肾，所以脾宜升则健。胃为阳明之腑，恶燥喜润，润则胃之浊阴下降以滋肝肾，所以胃宜降则和。一升一降，一纳一运，相互为用，为后天之本。”正由于升则使水谷精微上输心肺，降则下滋肝肾；入则运化水湿，下输膀胱，出则敷布四肢，充养肌肉，才能达到“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的目的。陈氏从对立、统一的观点阐述脾胃的功能透彻入微。与此同时，

他对脾与湿、痰及肿满等一系列病理变化的关系阐述也颇深刻。如“脾属太阴，为积湿之乡，湿盛则生痰，痰多则滞气。痰湿素盛，中焦之运失其常度，遂致湿从内积，郁久为痰，升降表里之气均被阻滞，或凝聚而失达，则为胀满；或攻冲而上逆，则为泛恶，甚至中宫阳气不能敷布于四肢，则为浮肿。”在治疗上，推重东垣之补中益气是“升阳泄浊”，主张“当其痰湿内滞，脾阳不健，则当暂用温运以冀其蕴邪之走化。”因此治脾多用甘温辛燥之品，而少用滋腻。盖脾喜燥、主升、主运，辛开之品主通，温燥之药属阳，足见其深谙治脾之理。

对胃的认识上，本前人“人之气阴，以胃为养”的见解，在治疗上确立了“薄味调养”的原则。他说：“人之气阴，以胃为养，气足则神完，阴充则形盛。”强调“四时百病以胃气为本”，认为不论阴也好，气也好，皆不离乎胃。不能一见气阴不足之病人，就动辄大补其气血，也不能图一时之快而恣用苦寒、滋腻以治温热。陈氏对内伤杂病或外感热病之气阴不足者，不急于重剂益气补阴，总是主张当顾其生气阴之源头。因胃为津液之本，若胃液、胃气得常，则已伤之气、已耗之津自生。若不顾其胃，而徒补其阴，则阴柔滋腻必碍胃滞化。由此陈氏必着眼于“薄味调养”，取甘寒凉润，气味和平者，能使胃津充沛，胃气得养，俾使“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可谓深得治本之意也。如其治疗金伯贤赤白痢〔见医案选编·痢疾〕，气阴两亏证，陈氏接手后，一不用苦寒清肠以败其胃，二不用香燥利气重伤其阴，三不用破积导滞之品再耗其气，而是以养胃为本，兼用化浊清肠之品，先后数诊终收大效。又如治疗朱男，痢后便溏〔见医案选

编·泄泻），脾气胃液耗损，湿热余邪滞而不化，后天生之机匮乏，当之此时，用药十分不易。稍寒凉则脾气不耐，若稍辛香则胃液不济，若稍补益则滞中宫，动辄掣肘。对此，陈氏遵循“人之气阴，以胃为养”的原则，坚持“薄味调养”，扶养胃阴为主，用药不刚不燥，不滋不腻。正如其所说的：“能得胃气充旺，后天化源不绝，则五脏自有相生之妙。”若无丰富的临床经验，岂有此真知卓见。

综合上述，陈氏阐述脾胃切于经旨，对于后世医家之论，撷取所长，既不泥于东垣，也不偏于天士。其丰富实践经验更值得学习。

2. 肺为娇脏，宣清宜润

陈氏认为，在五脏之中，肺脏最娇。娇者，柔嫩而弱，故有“柔金”之称。造成“柔金”的生理、病理因素，从陈氏的论述中大体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1) 和肺之地位有关：肺居上焦，素有“华盖”之称，开窍于鼻，通咽喉，外合皮毛。这就使外感之邪，皆可从口鼻、皮毛而侵其肺。

(2) 和肺主清肃而司呼吸有关：肺乃清虚之脏，吸清吐浊，故不耐寒热。“形寒饮冷”固然可以侵肺，但火、热之气更易灼肺。因肺喜清肃而恶燥热，《内经》有“燥胜则干”之说。且人身之肺叶宜清、宜润，肺叶之清润又全赖阴之濡养，肺叶失濡则清肃无权，“柔金”萎而不振矣。

(3) 和心肝之火易上亢有关：肺为柔金，最畏者火。心为火主，肝为火母，心肝之火有升无降，则柔金必受其害，故有“金受火刑”之说。且足厥阴肝经之脉贯膈络肺，若